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輯聞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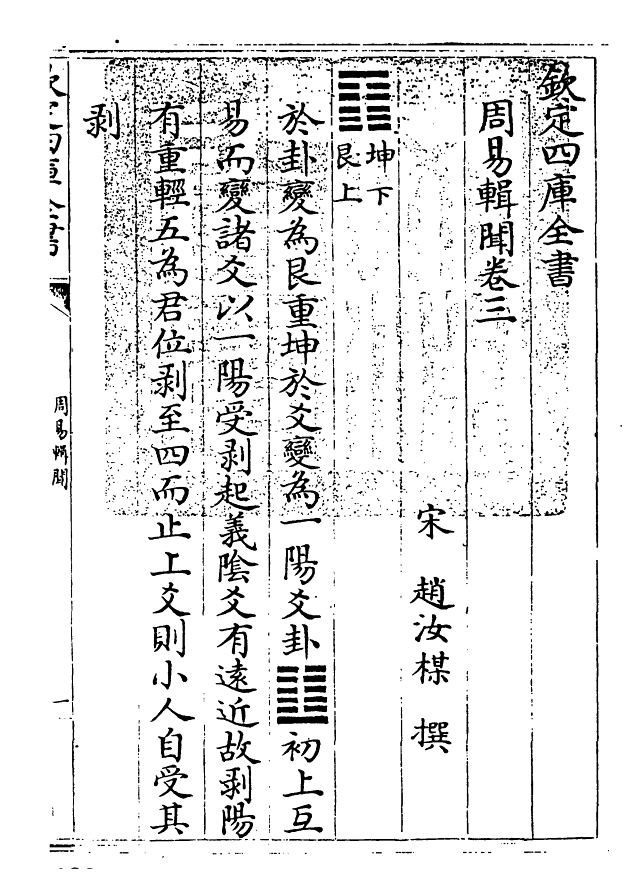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周易輯聞卷三

宋 趙汝楳 撰

䷖ 坤下艮上

於卦變為艮重坤於爻變為一陽爻卦䷗初上互易而變諸爻以一陽受剝起義陰爻有遠近故剝陽有重輕五為君位剝至四而止上爻則小人自受其

剝

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艮為山坤為地山亦地也名異而體不殊故曰附清氣升為天濁氣降為地地以厚載山又附而益之宜乎所宅者安凡為人上者能厚下則可以安宅矣世之剥下以厚己者方侈然人上以為有泰山之安不知積怨稔釁君子視之其危甚於泰山之壓是剥人秪以自剥耳

剥不利有攸往 剥普卜反擊而既之

一陽孤處於上衆陰從下剥之故卦名剥
陽處極上前則欲進莫可後則羣小見迫將何往之
能利
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
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陸德明作順而止无之字如此則但明兩卦之
德不見君子觀象以止小人之義
以剥訓剥猶以巽釋巽為其不可以他釋也而郭京
欲云剥剥落也殊為未然詩八月剥棗為自我剥彼

詩桒之未落為彼自衰落剥有以隂剥陽之義落則不可以訓剥也一陽本在初今初上互易柔遂變剛而居之有五隂剥一陽之象焉聖人於否言小人道長於剥直言小人長者否之時君子小人之勢鈞等其所長者小人之道耳剥之時君子小人衆寡殊勢之長盛有不可禦故聖人直言其勢不復言其道其不利有攸往宜矣然小人豈終於不可禦哉為卦艮坤眘遇坤順也艮止也盍亦觀象以求止之之義

乎治滔天之水者必先疏其流縶逸鞅之馬者必稍
辟其鋭善御小人者亦唯順其方張之勢靜處事外
不輕攸往以存其在我使小人逡循敬視而不敢迫
乃可徐止其進儻不量力度時冒然與角必將摧折
敗北尚安能止之邪或曰治小人而痛斥之猶慮突
如其來乃今委曲愞懦若此豈不滋蔓草而致難圖
邪曰逆其初至而屏絶之聖人於姤言之矣蓋消息
盈虛迭為倚伏天道之行也鄉者陽息而陰消今者

陽消而陰息鄉者陽盈而陰虛今者陰盈而陽虛君子尚此倚伏之理故為順而止之之方非姑息也非養姦也一陽无恙來復於是而基焉不然併與一陽而剥之君子之道不幾於熄乎聖人憂深思遠權時施宜之道俗人鄙見何足語此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詩載寢之牀衛瓘撫晉武之牀曰此座可惜牀者人所安也下卦為牀初為極下於牀為足蔑說文云人

勞則蔑然

初雖在極下然變剛而奪之位以成剥者此爻也牀之可安足承之也今剥其足牀不復安雖未切君子之身而君子之道已蔑然矣能无凶乎

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下釋以足之義非釋蔑貞滅盡也陰剥陽而盡其下也馬虞訓蔑為无謂无正也在下之陽可以暫无若正其可无乎以无訓滅則近訓蔑則不可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案說文庚象臍而辛承庚故辛象股然辛實无股之象又辡皮緬反辠人相與訟也不取兩股之義又辨蒲莧反從辡從刀以刀可判物故釋為判而鄭氏謂足上稱辨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與說文之義殊唯崔憬云辨當在第足之間牀梐也黄云牀簣也要之四云剥膚則三以下皆為牀二不必以人身為象以畫求牀之形當是足之上

棧之下二少髙於足有辨之象若簀則三當之

二居足棧之閒牀去其辨不唯不安且將有傾覆之

虞二亦言蔑貞凶亦謂身雖未凶而正道已凶此聖

人敎人以先幾之見懼君子忽視於剥辨之時不豫

為剥膚之防也

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以位應則五為貫魚之君以文比則三不同剥陽之

志剥而止於辨者以未有與之同心未能驟進而剥

君子之膚也

六三剝之无咎

三在剝之時而獨不剝陽故不言牀

三體柔而位剛應乎上九不同乎剝陽故得免剝廬之咎程氏以呂强有之信然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羣陰皆志於剝陽三處其中獨與衆違則失上下之交矣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四為據牀之人故云膚亦以象彖

剥浸髙而至此則及人之膚烏乎而不凶膚且剥矣

於正道可知

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陰剥陽之牀我則據之可謂切近宜其有災聖人作

易蓋以與民同患學者學易貴於知幾辟咎今而有

及膚之災者居位然也不知先幾適居其位切近而

致災悔將何及或曰四之切近者六三也三既云剥之无咎四寧有切近之災曰三之无咎專指一爻四之切近通三陰以言剥義各不同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

魚陰物亦衆多之象貫魚象四陰在下為五所貫宫人陰也不言女婦者以陰居五位猶嬪御在王宫故曰宫人

一陽在外自五以下皆陰文幾於无陽矣故文辭特

言宫人以明君位其致辯於君臣之際嚴甚天地之
閒不能无陰猶王宫之内不能无嬪御成周之時以
時叙進于王所九嬪掌之御叙于王之燕寢女御掌
之陰禮有教婦職有教婦學有教禁令政法肅乎有
序故險陂私謁不得行而邦家寧乂今者羣陰雖盛
大君以貫魚者貫之則駢首而不亂以寵宫人者寵
之則不及政事彼不能為吾害小人亦得庇其身是
君子小人无不利也後世妃嬪與政巷職擅權举貽

國家之禍小人亦受誅夷則无一而利唐上官婉兒其尤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承天寵所以待君子宮人寵所以待小人寵及小人始若未善順而止之終則无尤凡要終而言者皆教人以謹始乃足爻辭未足之旨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碩大也果木之實陽之象果生於木末又為上之象

剥所不及人不得而食故曰不食陽下視羣陰為輿

蓋陽所乘以行陰仰視一陽為廬蓋陰所入而處

此爻為艮止之主一陽巋然在上足以止羣陰之進

不為其所剥鄉之不得據牀以安者今可乘陰以為

輿矣上本陰之位為陽所據羣陰至此猶窮人无所

歸小人之排擯君子果何利哉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羣陰為民君子鄉止於上今將反動而為復猶萬民

載之君子利有攸往也小人始焉欲剥君子之牀卒也自剥其廬乃知小人之姦終不可用魚出水則死陰過五則剥廬聖人立象以盡意其隱而顯類如此

䷗ 震下坤上

於卦變為坤重震於爻變為一陽卦變之始

初為復之主二下於初而復四應於初而復三與初同體而復五厚於初而復上則迷而不復凡卦雖以反對爲從然此二卦必先剥而後復則陽復之義可

見蓋必有剝也而後有復或以復先之則此義不明故知卦序必有妙理何可强立議論指摘卦中一二字牽合以求通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坤為地震為雷雷本在地中仲春之月奮豫而出及收聲伏藏乃復其本至日今歷家冬至之日也關者關門在國門之外成周則司關職之掌征幾之事商者商賈旅者行人省方者循守也六陰六陽周流於

一歲之閒消息盈虛理固若此然扶陽抑隂尤因時而加謹至日穉陽微而未强先王必培護凝固以助其長盛勿使發泄而夭閼之故仲夏則門閭无閉縱陽而暢之也至日則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蓄陽以壯之也月令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此君子體隂陽以養身者上言商旅下言省方故舉后以别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
陽自下而上則為剥今由上反下復居其所故卦名
復陽在剥則窮今復則道聱出乎剥入乎復无有為
吾疾者不特一陽為爾自此陽剛引類如朋斯来皆
无悔咎聖人非若遊子悲故鄉以歸舊巢為喜也一
反一復悉由乎道自是為臨為泰而天下受陽剛之
福矣七日者爻之數地載神氣陽本在下進而為師
為謙為豫為比為剥則六爻六日矣反而為初復其

本處凡七爻故曰七日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以一策為一日此則以一爻為一日焦贛分卦直日之法蓋竊取於此卦之辭言亨言无疾又言利有攸往聖人喜陽剛之復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亨指來復之初攸往指既復之後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陽至上而極非反則動无所之今反艮之止爲震之動猶且體坤之德而以順行葢初復之剛精鋭勇往況乎衆剛朋來動易決裂剥之小人自覺氣象之日消方潛謀陰計爲報復之圖儻君子逆理而行則小人將伺隙而起復之亨未可保也聖人卽是以二字發明其指趣因繼之以彖辭其示人者明矣聖人於蠱於剥於復皆言天行者終始消息盈虚㳟復皆天行之常人力有不能及自一陽而浸長塗轍甚寬步

驟无礙固將无往而不利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而已雨露之潤澤雪霜之肅殺而歲功以成此天地之蹟也于何而見其心五陰為剝幸存一陽令者來復生意于是仍在自此而生生不窮天地之心豈不於斯可見乎諸家七日之說大同小異或主稽覽圖以卦氣起中孚冬至後七日復始直日故云七日或主辟卦以剝涉坤六爻至復初凡七爻故云七日或謂自五月至十一月日行七舍欲見

陽長之速故變月言日三說實皆未然卦氣起中孚之謬已於六日七分論辯之此不再述辟卦雖直其月之中氣猶與雜卦參錯於諸月之間十月中氣坤止直六日七分其後未濟蹇頤中孚繼之而始至復凡五卦涉三十日不得云七日也易中凡言往来者皆止以本卦六爻上下論未嘗旁及他卦變月稱日其說尤舛或曰剥之一陽勢必變而成坤何爲一陽不盡剥乃得來復邪曰剥復二卦聖人專指一陽反

復為言一陽至上極矣反而為復則復之初即剥之上也譬之木果生意宿於本根漸升而為榦為枝為葉為華為實生意遂藏于其中及乎墜地因復發生其發生者非他有生意也即在上之實也豈此實剥盡其生意别附之他物以生邪或曰剥復言一陽之反復夬姤非一陰之反復乎何為不言復而言姤曰泰之三與上固已言陰之復矣姤卦以陰遇陽為義者主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祇諸家音義頗多唯韓氏字音祈義訓大九家廣雅字作敍義訓多

剥上之陽纔反即復可謂不遠矣天命之性萬善皆具違則咎復則免遠而後復其悔必大不遠而復雖咎亦鮮儻既復之後不再有失進進不已則元吉自我得矣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卒成亞聖元吉也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易用之筮則吉凶夙定可以前知恐懼修省不與存焉聖人有憂之故彖辭本之人事文辭益暢其旨釋彖釋文則一切斷以道德性命雖无筮可也陽剛反動固不遠而復學者有過不復則違道日遠故陰陽則有反復違道者无自復之理聖人恐學者以為凶極必反吉殃甚必復祥肆然逞欲不知反身修德故斷之以修身之說謂當體不遠之義為修身之法人

誰无過唯在毫釐稍差覺之必早念慮或邪閑之毋緩微過遄復間不容髮是之謂修身如或貳過憚改須臾不復則理欲之間有介然者而性與習遠矣既遠而後警悟不唯悔吝且多其用力亦難

六二休復吉

休美也

初不遠復而吉二以近於初而美復而有美宜其吉也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仁人在下位而未達六二居臣位之正知初為仁人以身下之胥觀為善於復為美是以致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數也三為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即人心惟危之危

三體既柔而好動得一善不能拳拳服膺而又失之身在復時失而又知復者也當頻復之際出入於善

惡之間不亦危乎儻能自危終於必復亦可以无咎

善補過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人唯恐不知復耳使能知復何咎之有聖人慮人以頻復自危而晝於復故特以无咎開其改過之門蓋曰頻失而頻復覩其蹟則危揆其義則无咎雖危也不猶愈於迷復者乎

六四中行獨復

四居五陰之中故曰中他陰不應初唯四應之故曰獨四漸遠於初宜不能復而與初德位俱應能擇善而行獨復於善也四之獨復則他陰蓋有不能復者矣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從道謂應初九也四不能自復必因諸人蓋以從道也自昔人品唯中才為多以其可上可下凡好善好暴之殊唯上之表儀是從五陰之時一君子雖在下

位猶能化六四之從道況大人在上之時乎

六五敦復无悔

敦厚也與臨上六義同

五去初益遠未必知復固應有悔能因四之應初又從而附益之厚於復者也故可无悔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察也五之於初非比非應以居位之中卓然有見自察其處身之理故能内厚於初也中之可貴如是

夫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陰晦之象天災曰災人禍曰眚坤衆用師之象十年數之終

上去初最遠又為重陰宜乎迷而不復凶與災眚且並至於吾前已則不明弗克自反乃行師以伐人之國唯有大敗凶于其身而已句踐棲于會稽臥薪嘗

膽出入必以敗告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足以
沼吳而雪恥儻上六大敗而猶不悔艾十年雖久亦
不克征以復已之讎大哉復乎不遠而復匹夫可以
為亞聖可懼哉迷乎災敗遠至十年而未已過遠而
不復故歲久而猶凶百爾君子可不監諸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道之賢伏而在下六五居中而内厚於賢者此君
道也上六反是烏乎而不凶剥上九窮而反則元吉

復上六窮而反則大凶反一也而吉凶異者道與失道之殊耳故曰反復其道

震下乾上

☰
☳

於卦變為乾重震於爻變為二陰爻卦☰☳初三互易而變此卦以初之剛動為主然下卦尚於動上卦戒於動故初往吉二利往三得牛四正固不動則无咎五應則疾上行有眚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乾為天震為雷故曰天下雷行震之動有以出入為義者有以威為義者有以行為義者此則義取於行雷出地奮初發之雷行則轟鍧東西靡有定所斯時也陽氣畢達萬物與之无妄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蓋奉天時之政也茂盛也月令春三月之政可以槩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震由乾索動則合乾故卦名无妄

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曰利貞況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焉安得不利於正乎不然則眚且隨至其於往也將何所利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由☰☳變九三之剛自下卦之外來居於初為震之主於下卦之内此以爻變釋卦動而不健其動易

輟動而健動乃不息剛旣動矣動而不息矣或悠睢妄行則必失其正故聖人即九五以示訓謂以九五之剛中能應六二之柔中則雖健而不過於躁是大亨而行之以正固天之所命也不然天且不祐倀倀何之諸卦具元亨利貞者凡七自乾外皆以宜釋利以正釋貞至此卦則繇辭亦以匪正反覆致戒于以知聖人作易取義井然不紊學者特未之思耳

初九无妄往吉

諸卦爻辭所舉卦名有取名之義者有紀卦之時者此卦特紀其時耳故曰吉曰災曰疾曰眚皆繫名以紀時如曰无妄則誠誠則有吉而已安得有他

繇言不利有攸往而初爻言往吉二言利有攸往者卦爻之取義不同也卦之不利由於匪正若震為長男初為震主有不動動合乎乾如是而往吉固宜爾

无妄初九與升初六取義略同

无妄之往得志也

陽在下者必升乎上況乾父在上乎故當无妄之時動而上往則可得復升之志以得志為吉也升初六曰上合志也其義同得與合微有優劣无妄陽而升陰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二為田耕墾治也穫刈稻也一歲曰菑新田也三歲曰畬熟田也二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蓋有為之耕且菑者矣樊世謂王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此可

槩見不耕穫之義
六二陰柔本不能動以九五剛中應之故亦利往以
從乎五猶之農夫不必勤耕而獲其成不必勞始而
爲其終若是乃可有所往不然而强欲耕菑則質弱
智昏動皆舛謬菑穫其可得乎不耕不菑猶坤之先
迷穫畬猶坤之後得主此乃得所依託因人成事者
也遷史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豈亦有見
於此歟

不耕穫未富也

力穡而後有秋既不能耕冝其未富不耕不菑文辭

為陰柔言之也若君子則嫌於因人成事不復自强

為善故以未富儆之未富非不富之比儻能自强則

富有矣釋辭為君子言之也不然必貽不稼取禾之

譏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災自外來者也或者不知主名疑辭也牛柔順之物

陰之象六本在初今動而居三爲行人邑內也本文之人也

三本剛位今六居之是三失其剛爲六所得也六非意而得牛三不虞而有災適當其時則然爾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必有主而或繫焉行人偶過而攘之彼牛主者必索諸邑人之家而邑人受詰索之災矣

九四可貞无咎

貞固也不動之象

卦雖以剛動為義然上卦純陽動无所之與初敵應

動必有咎唯可貞固以自守咎乃得免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初之剛自外而來四之剛乃其固有因其固有而固

其守斯无咎之道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以陽應陰則陽為陰耗疾之所由生也勿之為言不

可也

指乾則應為得指九五則應為疾然居大中何能害

我或我之藥則反以致疾正醫家所謂不病病而病

藥者故勿藥乃有喜藥則有憂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時以應致疾從而治之則藥為无妄之藥矣

試嘗也康子饋藥子曰不敢嘗是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卦辭其匪正有眚上九以之

上居健之極故不能止而有行行則有眚矣卦辭但指不利於往爻言无攸利則不唯无眚將无一而利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以有應而欲行不自知其身位之已窮所謂斯其所取災與六三意外之災不同

䷙ 乾下艮上

於卦變為艮重乾於爻變為二陰爻卦䷠初六與

九四六二與九五互易而變二隂畜乾者也小畜唯六四用事以巽畜健故初二終於復而三有反目之患大畜君臣同志以剛止畜健故初二皆受畜而三有利往之喜上則畜道成而大亨矣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音志

艮為山乾為天艮上乾下故曰天在山中神氣天之神氣也而地載之故有天在山中之象天地交亦以氣言象地之厚載固足以畜陽葢之以山則所畜彌厚此畜之

大者也學者所學言行而已修於身出於戶庭遠而行蠻貊妙而動天地樞機所係其大如此非稽之前言鑒之往行于何而用吾力稍識之則畜者寡多識之則畜者大君子體易之功用庸可忽諸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陽欲升六五以大君畜之故卦名大畜

止能自畜者為小自畜而及人者為大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畜不以正是積惡

也故專以利貞戒之賢者未遇則耕築以自食今得所養則不食于家而吉矣六五雖柔能得剛健之臣此固足以涉險而濟難商髙宗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是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金與石胥擊而火生竹與竹胥摩而明見凡物之光必有與之胥軋者而後發越剛健指乾篤實指艮乾

之剛在下而健艮之剛在上而止健止胥摩而後德
輝可覩下不健則其動尼於止而遽息息則不能光
上不止則氣勢振於健而動揺揺亦不能光令上之
鎮止愈力而下之剛動愈健是以其光與日俱新世
有立德之士篤於進修自強而不息其志固可尚矣
然不能止於至善躁決過當適足累德身名闇而弗
彰閒有日月至焉少遇沮抑輒中道而廢一息間斷
則一息晦蝕而新者故寧能日運而常新乎剛上指

上九尚賢謂六五尚上九之賢上九之剛屹然在上乃特立獨行富貴威武有不能淫屈者大君尊崇而嘉尚之以其能止乾之健也然健不易止稍有不正則反為健所攻今能止之非大正不可大畜之義在已則為畜德在人則為養賢伐檀素餐之刺不家食未必吉也必上有養賢之君而後詔爵詔禄可以揚名當時垂休後世斯其所以為吉也不然上之養者非賢下之求養者不以道如此而食於公上一旦身

嬰戮辱何吉之有司馬直猶不能免況他人乎天乾也

謂六五能應乾之衆賢可資之以濟川也

初九有厲利已

厲危也利宜也已止也

大畜六四與小畜六四不同初九之剛儻如小畜之

初求復于上則必為四所畜有危厲之道焉故宜止

而不行見危而能止所以自畜不待人之畜之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六四挾大君之勢其力足以災人初或進而不止則犯其災矣利已者不犯災也與需之初爻其義略同

九二輿說輹

輹車軸縛也軸所以持輪慮其毀敗故維以固之輿所以行令說其輹於行為不宜

二受五之畜者也但云說輹他无餘辭殆若自說其輹不為五所說者非特嫌於以陰畜陽而已也抱道韞玉之士守中居正其在澗阿棲巖谷非為上所困

阨而然也時方平治雖幣聘旌招交我以道猶且翔而後集或天地閉塞則辟色辟世遐舉高飛豈矰繳之所能及非若後世由徑詭遇无所不至自媒以求進而卒為世所摧抑者學易者監之哉

輿說輹中无尤也

五以中畜二二以中自畜旣說其輹不輕求進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馬陽獸也周官校人有良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良馬以駕五路良善也乾之象逐馳也衛列衛也曰者申言以明之猶滕父兄百官舉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畜至三而通故良馬可以馳逐然久止驟行易於縱肆必慮之以艱行之以正猶戒之曰閑習於車輿儀衛之節則鑾路鏘鏘安行軌道是為利有攸往而非徒甘其芻秣之養也大君之養賢豈但優之祿秩以

富足其身固將使之服休服采為天子使也養賢至此則賢者皆効忠匪懈以奉一人此養賢之効也初二言樂育之義三言養賢之効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他卦陰陽應為得此則為畜他卦陰陽敵為不胥與此則為合上九乃六五所尚之賢陽性務進上九同欲汲引在下之陽故曰上合志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牛犢也九在初其剛尚微為初陽之象牿牛馬牢也蓋閑養牛馬圏書曰牿牛馬是也元大也

牛角善觸其養之必以牢圈童牛角方繭栗本无待於牿而已牿之者畜之於豫也乾之剛勇於進必及其位方在下力猶未强之時從而畜之則易為功猶加牿於童牛也若待其角壯力悍始施畜止之方則有拂其性而不得遂縱使得吉吉亦不大不若乗其童犢而豫畜之則習與性成无力制强縶之勞元吉

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牿之既早物乃順從可駕而服可驅而耕其為元吉有足喜者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去其勢也豕性決躁稍壯則生牙甚壯則出吻外能害人而體瘠及其初而豶之則牙不生乃可畜養二為下卦之正位其剛漸健為壯陽為豕牙之象

兩剛必俱折畜剛必以柔可也今以二柔畜二剛何可與之角力而爭雄亦曰畜之以其道耳其道云何牛之剛在角則牿之而養其順豕之剛在牙則豶之以養其體用力省而收功全此大畜之道也制天下之變貴靜而不貴動回天下之勢在機而不在力幅員至廣人情不齊使大君不得執要御詳之機乃欲物物而畜之事事而制之不亦勞乎勞亦未必有濟也然五之吉不大於四者牿牛則制於初以養其性

豶豕則因養其體而傷其膚猶之小人之為惡不威
不懲五刑之用隨宜而施雖曰遂吾並生之欲要非
聖人之得已

六五之吉有慶也

文之辭五不及四釋文之辭四不及五四臣也陰也
五君也陽也福威爵賞唯君制之天下有冥頑梗化
之人要非純柔之所能化或至於强陵弱衆暴寡六
四之所可畜者亦將不得其養矣唯濟以剛克使强

暴之夫皆知革心則養德養體之仁周洽於四海其為吉寧不有慶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驚大之辭也上為天人所行為衢乾行至上而復其所故曰天衢

畜以止為義以養為義止則得所養也然止而不行臂困而已養而无用項領而已初之利已二之説輹止也養也閑輿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

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始達止而後行行必道養而後用用必濟騁駕於天衢之中其耳可知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行於地者有疆域之限山川之阻行於天者无畔无際唯所欲之猶之賢者顯立天朝君臣一德言聽計從无適而不可道之盛行何以加此諸卦至上為窮為終行於地者也今行於天安有終窮

䷚ 震下艮上

於卦變為艮重震於文變為二陽爻卦☶九二上六互易而變頤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猶動故動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止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艮為山震為雷上艮下震故曰山下有雷雷伏于地行於天其在山下則將震之時猶養其威而不輕發

詩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氏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慎者不敢輕節者无過不及言語飲食人所不可廢然不慎則小以招禍大則階亂凡君人者之命令政教皆所當慎不節則小以致疾大以喪名凡君人者之賦斂祿秩不可无節雷之聲為言語山之養為飲食言語飲食出入乎頤者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頷也上下二陽為斷中四陰為齒頤之形象之艮

上止震下動頤之用象之故卦名頤

貞正也得正而後吉也其正云何觀頤之畫知其虚且動者之不可也故自反以求口實之道蓋虚則為頤有物則為噬嗑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為實也外假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无所外假烏乎而能實鑒頤之虚合之則口自實无所實而實焉斯其為正而吉也觀言頤而實言口蓋口者脣之形脣合則頤止氣充而實矣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非訓養也養身者由於頤故頤有養之義焉頤本以養身養以正則吉也大學所謂有所好樂忿懥雖養心之學於頤亦然人莫不知養也養不以正適以致凶揠苗者過之不芸苗者不及皆非正也觀其所養者觀頤之動以求養者非所養也觀其自養者觀

我之為養者實與虛也唯知自養乃可推以養人於是極言天地聖人之所以為養者萬物不能自養也天地實養之天地之養豈曰物物而培之溉之不過寄其用於四時六子而萬物各遂其生生化化之養聖人之於萬民豈能家與之粟而人與之衣其急先務者亦曰養賢而已賢得所養則仁恩自及於百姓當頤之時寧不甚大矣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龜先知故曰靈閉息服氣不假於食蓋口實以自養剛實之象也木下垂曰朶初張頤待哺如木之垂朶謂動以求養震動之象也爾者指凡卦之初九皆剛實我者指頤之初九動以求養文辭主本卦以立言故云

物之生也以氣其壯其衰其死莫不以之凡人朝餐而晡復膳者氣餒也至於寢終夜不食亦不饑氣充也鼻以引氣口以養氣口實氣充養生之道也初九

陽明而剛實本足以自養適為震動之主感於時位故舍其足以自養者而觀諸求養之象則失之苟失其養无物不消凶也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所貴於觀者為能觀虛以求實也今舍實而觀於虛所觀若此斯亦不足貴也已故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顛倒也頤之下以初爲主二居其上曰顛頤拂者過而擊之經歴也丘頤六五也艮爲山五居艮之半其高未極於山故曰丘若泰山之於丘垤是也征行也初下卦之主也五全卦之君也二上於初已爲倒置自恃居上不屑比初乃動而前進拂經于六五以遠從乎上九從臣而略於君以斯而行行必凶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如齒在齗初其類也今舍初而行失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頤即拂經于丘頤承上省文貞正也貞凶不可轉移之謂十年數之一終易文言數陽有一有三有七而无五无九陰有十而无二无四无六无八要必有不易之理未詳不敢臆說姑以難易久近釋之以俟明哲
三之拂經于丘頤與六二等而凶加甚者二與五位應又居柔位征則凶止則猶可免也若三以柔才居

剛位又為動極自謂與上正應忽視六五以若所為正乎凶也十年天數之一終聖人猶戒其不可用雖用亦无所利六五柔弱上九剛而得衆故於其正應示訓之嚴峻如此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二之拂經已為悖道至三則陵犯特甚大悖夫君臣上下之道故二止於凶三之凶至于十年而猶未已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四與初應亦曰顛頤猶謙之六二比於三上六應於三皆曰鳴謙虎視直視也狠能回顧虎則直視眈眈虎視貌說文謂視近而志遠逐逐馳逐之甚虎常餓故其欲逐逐然

下與初應初之求養視眈眈而欲逐逐猶虎之貪冒四苟動而應之是以肉啗之也幸在艮體止而不動位應而心違初不能為我害故无咎或曰初為虎何

為言於四曰大畜六四畜初者也而象取童牛易象

此類甚多學者宜詳之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一也二何凶而四何吉四與上同體上為養主

施祿及下四先被之於焉而有光故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拂經指六二六三貞正也吉與不可文勢如洪範用

靜吉用作凶

六五正大君之位操養天下之權海内環鄉而歸之者无他求養而已五以陰柔才不稱其位二三躁動唯知上九剛實之足以養之也故競趨之欲趨乎上必拂經乎五而後達焉五能居正自守聽二三之行而不為之動則吉也不然不平而起爭之不唯不可得凶且至焉夫涉川濟險乃陽剛多助者之所能五方以陰虛委養人之責於上九則何能任涉川之事邪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之居正非曰居天下正位當攬羣陰而有之也大君之志志在養民苟得天下之賢者委以牧養之寄使吾民咸得所養足矣何必盡出乎已而後為正哉文所謂居正而吉者謂能順時以從上也洪水未平禹敷治之艱食鮮食葢稷司之舜為大聖猶恭已南面而已況六五之君而可自恃其位以爭二陰乎故舜為養賢以及萬民六五為順賢以養萬民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由頤義與由豫同厲危也利宜也

頤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羣陰之得所頤者由於上也上居亢極羣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夫如是則得道多助用以涉川不亦宜乎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柢於厲之一辭故知敬與肆緼於心者甚微而理欲之分吉凶之判所繫者甚大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齊人由陳氏而得養至於弒逆不知厲也苟知厲矣則君臣上下皆遂其養寧非大有慶乎

䷛ 巽下兑上

於卦變為兑重巽於爻變為二陰爻卦 ䷭ 六二上九互易而變卦名為剛過卦辭取棟橈二與初五與

上以卦名立義三與四以卦辭立義以四爻較優劣

初與二剛過乎柔故優五與上柔過乎剛故劣九四

剛柔胥濟而棟隆九三重剛而棟橈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兊為澤巽為木巽多象風唯大過升井鼎漸取象於

木蓋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各配其卦之所宜猶坎之

為雲為雨為水也滅没也萬物莫説乎澤澤在木下

則土脉膏潤枝葉无不敷茂今泛濫在上是大過而

没其木也衆處則安獨立則懼得時則喜遯世則悶此人之情也今而孤立无與必智識超世雖朝廷不知四國流言東征之師不少沮喪隱約弗耀必定力不渝雖簞食瓢飲人不能堪而舍之則藏其樂不改斯二事者皆聖賢之卓行唯才德大過於人者能之若小過三事則中材畏謹者所可為也獨立如巽木

无悶如兑說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陽為大隂為小陽過乎隂故卦名大過

四陽内比有棟之象二隂外弱有橈之象橈曲也此言卦之象剛實於内足以有行故以攸往為利往則必亨此言卦之才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四隂之卦各十五獨於巽下兊上艮下震上之卦言大小過者以其中爻聯比也聖人謂之大者過

蓋主爻之陰陽非以卦之陰陽也二卦之兊即巽之反故六爻皆可象木猶屋之棟也初為木本上為木末初上皆柔柔則弱初上皆柔之卦有之矣而中四爻未必皆陽今四陽中比乃見本末之弱通六爻則剛為過指二五則過而中治國之道教化禮樂其本刑政文物其末當大過之時衆剛得志朋比聯合其勢有不易制者使吾本末皆弱治勢偏而不振斯固强弗友之世與暴亂之國聖人從而以重典刑之剛

德克之常人視此以為剛過不知剛過之用固自適時中之道況乎巽則不傲說則不忤禀剛過之才而以巽說行之斯剛過之所以為中也既剛過而中矣又行之以巽說矣必利有攸往然後世泰而德亨此大過之時所以為大非淺智小謀瑣屑者之所能濟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冒於工曰襲承於下曰藉茅祭祀以縮酒封國以苴

土神禹厎貢於荆齊桓問罪於楚今沅州有三脊茅永州有香茅皆楚產也白茅茅之潔者

古者執圭璧皆有繅藉示敬謹也二於三才為地初在二之下有藉之象以柔藉剛則剛不親土所以敬剛而謹之也敬謹如此是以无咎小人之躁君子亦然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此合比爻以起義如大傳則專指一爻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宜水之木過盛則枯稊芽蘗也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蘖他木之顛斷者必死唯楊雖顛且斷或置之地不假培埴而芽蘖生之鄭元以稊為荑詩曰手如柔荑謂如草木初生之柔也後漢趙炳能禁樹生荑唐長慶三年冬草木萌荑是也案說文荑敵圭反徐鍇

云初生草也別有蕛同音蕛英也徐鍇引爾雅註似稗布地生穢草是為稊稗之類而无稊字審爾則孟子不如荑稗當作稊乃反作荑蓋先秦文簡率多假借字无定義釋經者唯當以本文尋之自説文之學興而字義始定王輔嗣以為楊之秀鄭氏以為山榆之實要之當釋如枲荑九二在上為老夫初六在下為女妻稊枲則初六陰之象九二比乎初六主二而言故為老夫得女妻夫婦之合夫長則能制義女弱

則能順從此家之肥也固无不利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而婦少非陰陽匹敵然與其陰過陽寧陽過陰以過壯遇過弱兩過胥與其過也所以適乎中也

九三棟橈凶

橈垂也棟之為物強弱貴於鈞等或中强則末垂棟之橈於卦以四陽也四陽之中猶有二四為陰位其橈於文以九三也九三重剛中愈强則兩端愈弱而

室廬有傾摧之憂故凶

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輔助益也三既剛矣而臨之以九是輔其剛也魏明帝第知凌風臺樓觀隨風動摇而不知作樓之初秤平衆材咸適其平乃扶以大木樓即頽壞輔之者之過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六爻皆象乎棟唯三四言之者以當六爻之中也他

非正應之辭

棟之剛柔適中則隆然在上而室安九四以剛居柔宜其吉也然比於九三兩爻聯比三橈則或累乎四自他有吝非我致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之隆非曰超特異衆之謂唯不橈則羣工告成茍妄求特異是與三同耳聖人為後世慮其精密如此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凡木皆華而實唯楊華者不實實者不華首春生如桑椹者作五瓣小華心鬚皆具其華墜地即槁不能復生季春生者亦如桑椹而稃甲之首傾銳暴於日則絮吐得風乃飄飛絮之下有實如斷髮着土復生一楊前人以楊花柳絮擬雪者特未之察耳華生於木杪為上之象上六為老婦九五為士夫

九五六四為富家大吉者陰陽順也今陰上而陽下故劣於二然不失為陰陽之合以胥濟也故可以无

咎且夫婦好合以續世也生稊則生意猶續生華則生意遂熄老婦生育之道已絕其何譽之有九五當大君之位所比非人曾九二之不若君天下者尚監于此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已非可久之道況復生華是速之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婚姻之時也老婦而得士夫是為失節寧不可醜矣乎文言无咎无譽釋辭乃醜詆

之所以發周公言外之意以垂戒萬世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涉過於涉也涉有旡澤之義頂上之象泳游者必以舟楫令馮河涉深則沒其頂有溺身之災烏乎而不凶然志在濟涉雖過而溺亦无可咎者凶而无咎學者每以置疑當詳味夫子釋爻之辭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之時不顧危亡以求濟時艱身既殞矣或有全

軀保妻子之人不原其心從而追咎之則人懷自利之術背君賣國者接踵而起矣比干諫紂志在存商其死也聖人以仁稱之仇牧孔父志存其主春秋特書之以開志士死節之塗不可咎者是亦无咎也

☵☵ 坎下坎上

於卦變為坎重坎於爻變為二陽爻卦☵初五互易而變六純卦皆以重為義曰洊曰兩曰隨曰麗曰兼皆然亦不取爻應此卦六爻皆主於出險下卦在

重險之下故初與三凶而勿用上卦已出其一故四

五得无咎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為水重坎故云洊坎之水流故云至善乎已為德

行乃自處險之道常之則不以夷險易其節以善及

人為教事乃教人以處險之道習之則更嘗多而處

置合理夫水之洊至猶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者常也

習也一日至焉而明日不繼一月至焉而一息不續

則已至者中斷何時可以盈科而進也常者習之已成習者習而至乎常習坎止訓重險若習教事之習則是體重習之義以用其力兩習字之義自有先後不可紊亂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坤言地勢舉其槩也乾之中爻交於坤則有剛有柔有高有下而坎險生焉故經卦名坎經卦止三畫聖人凡言八卦者即經卦重卦名習坎習重也書言卜不習吉是也名卦

之義止如此後人因習教事之習遂謂聖人在八卦中於坎特加習字謂使人習於險然泛觀重卦之名有四字如同人于野比之匪人三字如履虎尾艮其背兩字者十六卦其閒可省文而无害於義者如比履坎是也有不可省者仍其舊如同人噬嗑无妄是也蓋四字三字兩字者其本名若省文者乃始與他卦一字者同非於坎卦特加其一也郭氏任氏云上脫一坎字任正一氏直於習坎上加之曰坎習坎不

知釋彖大象皆云習坎是不為脫而不可加也胡旦氏讀水洊至習為句坎自為句豈亦拘於加習字之説而為是回護邪或曰八卦无複名曰八卦誠无複名至重卦則有之曰八卦重卦其名何以異曰八卦既重則義隨以異易變易也安得膠滯而不通

有孚者兩陽雖各陷於二陰之中然陰陽未嘗不胥孚也維心者水雖流而心自止若有以維之而不與俱逝所以遇險而能亨也水性善行唯行則為長江

大河演迤充達利徧天下水行之有尚如此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聖人以重訓習厥義昭然後之學孔子者宜謹所擇坎三畫之象為水坎二陰之象為險險者水之所行也坎為流水兑為止水言水流猶云洊至皆明重險之義水瀦則盈水流則不盈故陂澤有時而滿江河

則不舍晝夜水之就下行乎險者也至平生焉春夏而汪洋秋冬而斂涸天下之至信出焉凡人之情絮節舒轡於康莊之塗則進止有度不爽其常及驅車於峻坂陵谷之間則步驟擾亂疾徐无章所貴維此心以求亨者以二五之剛各居其中也剛故不讋於險中故无詭遇譎詐之患是可以行險矣夫然後行則必可嘉尚往則必可有功是足以出險矣夫險固所以為難然有時而用之亦足以防難是險者夷之

用也天積虛以不可階升為險故能神其道地積形以山川丘陵為險故能畜其富山川丘陵不能徧堪輿也王公是以鑿斯池築斯城立關譏保郛自人設險以守其國故能中夏又安四夷不侵是皆善用其險者天地用之為天地王公用之為王公險之時用顧不大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重坎之下故云習坎窞又深於坎是坎之底

習坎云者指爻之位以其適在重險之下也使以剛處之猶知自拔以求出今居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是不唯不能出險反入于坎窞之中宜其凶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事无險易處之皆有道焉茍得其道雖險可易雖凶可吉若宜出而入則失行險之道聖人謂之失道凶者猶謂得道則免不可盡諉於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陷於兩險之間前後皆險故云有險

九二之險視初无大胥過然以剛居中故其求可以小得雖小得也較之入窞之凶則有閒矣才質之强足以自濟固如此

求小得未出中也

剛陽之求旣已有得而猶謂之小者以未能出乎坎險之中也若初六之柔則亦不復知有求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來之猶來往也坎坎上下卦皆坎也且姑也枕藉之以安也在兩坎之閒故亦云坎窞

六三才柔而位剛在上下卦之際知求出乎險然欲之上卦則前為坎欲来下卦則身在坎所謂進退維谷者也坎險如是姑謀即所安又復入于坎窞進退與居皆有不可將何所可用邪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位剛則居可為之地才柔則无可為之資或来或往

躑躅求出可謂不遑寧居矣其奈身居兩險之間始之用力徒勞終亦計功无有而已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樽以盛酒簋以盛黍稷貳副也天官酒正小祭壹貳缶陶器如旅人為簋之類謂其質素而簡朴也約要約也自由也牖穿壁以求明說文云以木為交窻謂

六四由窻牖之間納約於九五也

六尊六彝籩豆豐簠簋具斯備禮也今酒僅一樽唯

副以簋用以缶他皆不備是禮之儉素蓋已方在險為此殺禮也六四已出下險之上而比於五自謂可以扳援拯已於險然不得其門而出遂薄陳樽簋由窻牖以納求五之納可謂識時而知權矣納約以通誠不出入門户舉行於朝寢堂序之閒而在窻牖之下非不由正路也凡室有户有牖户可以出入牖則僅容覿面未能出此室之外象四僅能納約未能出此險之外也未能出險則宜有咎以能覩日月之輝

要其終乃得无咎耳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際者交際之義以柔求剛乃陳斯禮雖曰儉素而誠

敬將焉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彖以坎為流水故曰行有尚聖人釋之曰不盈尚其

流行江河是也爻以坎為險陷故曰不盈聖人釋之

曰未大喻其未能盈科陂澤是也祇大也平者水與

隄平

陽陷於二陰之間猶水畜於陂澤之內坎有水焉盈科而後進今困於重險是以不盈然坎流水也流而不舍晝夜則大至而平且盈矣故无險陷之咎

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以剛中不能盈坎以中之未大也然則九五不若大有之六五反得稱大中邪曰大有唯一陰而五陽宗之故五雖陰而為大中坎之二陽具勢已分又俱

受陷故五雖陽而未大未大云者有時而大也未大故不盈有時而大則平而盈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係束也徽說文三股繩也纆說文作纆索也棘說文小棗叢生者多刺叢棘蓋叢生於野外謂束以繩索投畀荊棘之叢以毒之也在卦之上故不象坎窞而象囹圄若三槐九棘乃外朝之位大司寇於此聽獄之成非縶囚之所周官司圜上罪三年而舍

上居重險之上可以出矣小人閒居燕處其心未嘗不險况處險極是怙終之小人為險者也徽纆叢棘在上者設之以治小人之險三歲而不得出為險而自蹈於險罪彌大故凶彌甚也翟義起兵誅莽莽反以棘毒葬其三族倒置如此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不知出失行險之道上之心術險巇失處身之道於是上之人以險治之故初上凶同而道異

䷝ 離下離上

於卦變為離重離於爻變為二陰爻卦 ䷤ 初五互易而變上下卦各自為義下卦為始明之主初為履位之初二為日中三為日昃上卦為繼明之主四為艱難之際五為孝治上為用明周公作爻辭實具此義防微別嫌故託之以他辭使後人詳玩而自得之又於上九特發王用出征一語以微露其端倪夫子僅於繫象稍泄繼明之旨又於六五爻特繫以王公

之稱蓋時運適爾不容不立辭以示訓又惡於指言故為委曲耳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物唯中虛而後明離之為明中虛也重離不曰二明而曰明兩者二為數可以進退兩為兩物對峙之名也日月並明故曰明兩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兩明胥繼而後照臨之輝終古不息作猶賢聖之君六七作大人體明兩之義前聖後聖明德不替則被四表格

上下咼其有窮離在他卦或為雹為火各隨所遇之宜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上下二陰分麗乎四陽之閒故仍經卦之名曰離陰柔不能以自立必求其所麗今麗乎陽得所麗矣然必利乎正其道乃亨牛順獸也牝牛順而又順者也兩陰皆中是為牝牛四陽畜其外得其吉也凡陰之正而亨陽之畜而吉皆由乎中中其可貴也哉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古皆為麗之義詩云雉離于羅鴻則離之是也不依形而立不倚蹟而行者道而已外是皆不能无麗上則日月麗天而能久照下則百穀草木麗土而能廣生大君成位乎兩閒則將何所麗亦曰正而已耳明者易流於察亦易昏於所寄流於察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人心无常不能无所麗重明繼作所

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於成

前聖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

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此專明麗之義以下乃

釋彖辭五之柔位中而德未正二之柔居中履正无

所偏寄蓋耳吉之基也故於爻曰元吉麗如魚麗音

力馳反亦可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在下曰履錯然猶愕然也

履卦云初猶乍入門戶未知庭廡堂奥之所由故敬謹自持不敢輕進庶免迷途之咎履錯然乾九四之疑近之敬之无咎子入太廟每事問近之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聖人以辟咎釋无咎則知補過亦多術矣吉凶无常唯人所召咎可以辟而免乃知我命在我不在天

六二黄離元吉

黄地之色二為下卦之主故曰黄離釋彖之離訓麗

爻辭之離訓明元大也

離卦之二坤經卦之中也離以此爻成卦德中位正固宜得元大之吉也乾坤傳心於坎離坎離得乾坤之中而代父母用事坎之二五不能出險離之二五吉乃如此得勢與失勢之殊也或有以坎離二五為乾坤二五者但六十四卦皆由經卦之三重而為六坎離中爻之陰陽固自經乾經坤中來及為重離乃兩經自乘而成六故不當以坎離二五為乾坤二五

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猶日之中故曰得中道而其吉視他爲大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日過中而傾象三之過乎二也離明也八音諧而永歌者廣庭之大樂鼓缶而歌者擊缶爲節乃道遥物外獨樂而歌耋老也大耋大老也嗟者日暮塗遠嗟死期之將至也

上下卦各爲一義三爲下卦之終故以日昃大耋黙

寓其所難言者三之日昃猶人之耄耋儻尚慕廣庭之奏槳竭精神而不知徜徉簡澹之鄉以休養其衰年則徒爾悲嗟而凶及之矣帝堯倦勤薦舜於天所以為大聖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景薄崦嵫宜其不久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突如武暴也其來如直前而徑造也焚如周官掌戮

凡殺其親者焚之死如棄如死而不見收葬也四爲前後之交九四德位不稱遂謂時爲可乘排闥直前无復禮分五雖柔大君也彼剛而犯上固天下所共誅宜其焚而死死而棄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凶未有若此者聖人之意深矣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得罪於大君果何所容於天地間邪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自目曰涕沱滂沱也戚憂悲也嗟歎也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此其事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沱若嗟若凶憂之甚也五為君位而凶憂如此聖人之所甚惡也故因文辭之吉揭而釋之曰其云吉者五為離之王公也以聖繼聖孝道之治天下如此所以吉也王君位併及王公者斯道也自天子達於諸侯后王君公皆君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六五當三年不言之時周公特於上文稱王所稱之王即六五繼明之主也言出征者上爲卦外乃王者出師征伐于外之象嘉美也折摧折也首首惡獲執也醜衆也謂罪不及其衆也

六五乃守文柔明之主天下有强暴不率化之人或梗吾之初政王者出而征之折首而已而縱其脅從若是而用兵始有嘉美幸而克之僅可无咎不敢以

言吉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興師用武非王者初政之所急不幸而敗常干正之人或能聳羣聽而紊國經儻不加獮夷之威是為昏庸懦弱之主失繼明之道矣聖人猶懼有不令之王假文辭以黷武者故特以正邦釋之康王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是也

剝復反　无妄大畜反　頤大過對　坎離對

周易輯聞卷三